

假如他能活两次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假如他能活两次

叶
明
山

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

假如他能活两次

叶明山

*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经书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
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9.25印张 2插页 229,000字

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6,900

统一书号:10107·470 定价:1.85元

目 录

金 屋	1
假如他能活两次	33
嘟噜河	86
混交林地的阳光	147
一院两厢	195
山 洪	244
后 记	291

金屋

二十年来，我从茅屋住进瓦房，又扶摇上了高楼。人，也从田埂滑溜溜的圩畈里，走进九省通衢大城市。

楼是越住越高了，屋是越住越宽敞了，路是越走越平整了……可是，也许一声尖器，也许一阵目眩，也许“良心”猛地一跳，也许我的儿子又扰乱了家中的平静，也许只是长街上一个老头没爬上公共汽车，只是柜台内外争执两毛小钱，只是月光巷里在娓娓地谈一笔政治交易……我都突然想起了“金屋”。啊，金屋，你当真金光灿烂！明人眼睛，亮人肺腑，引人入胜，诱人追求。水龙头取代了葫芦瓢，荧光灯取代了麻油灯碗，电风扇取代了“芭蕉叶”，沙发取代了蒲草团子，煤气炉取代了牛粪火灶……谁能取代我心中的金屋呢？不能。除非地球不再造山，除非宇宙不再出现星体。

是什么歌子唱过：“云来遮，雾来盖，云里雾里放光彩”；又是什么歌唱道：“天苍苍，路茫茫，人生百战忆春光”；我呢，也有一支歌，一支唱给金屋的歌啊。

我出生的那个湖畈叫做鲇鱼嘴。“地理”形象极了，果真是半岛形的一块陆地，伸进百里莲花湖。且越往湖里伸，土地越宽，真象扁塌塌的鲇鱼嘴巴。长相和讲话都笑得死人的花驼子说：“鲇鱼要喝莲花娘娘的奶子。喝一担，尿一桶，妈妈哋，世上‘扁嘴’没好种。”你说这是讲寡话，扯淡经，也可以。你说这是暗指点什么，也可以。

鲇鱼嘴真是鱼米之乡。陆上淤沙土，格外长粮食，水里银鱼多得挑水时顺带几条进了饭锅。十五里外，还有个水产多得卖不掉的河口镇，那儿的布草南货堆成山，想买什么有什么。多繁华，多富足。其实好多人就是这样犯了“思想错误”。也不知怎么搞的，越是肥地，越是穷乡。越是水码头近，越是人贫困。田里收到场上，场上收到船上，然后就没得吃了。我问爸爸，那么好的谷子倒进湖里了？尽喂鱼啊？爸爸嘴角扯了半天，我还以为逗我玩呢，直到他泥巴脚噗哒噗哒沉重地走远了，我才失望，什么也没得到回答。也没得穿，象我们这些孩子，从五月头光屁股到九月尾，然后就是妈妈的大襟、爸爸的裤腰拼成的一件小袄和一条“腿裤”（一种只有两条裤管的背带裤）。这套两头月份冻死人、中间月份热死人的衣裳，又一直穿到五月。春天和秋天是没有的。小把戏们凑在一起“讨论”，倒也想得开，田里不种棉花喂，尽种稻子喂，妈妈只织网不纺纱喂……当然没衣服穿。哭穷讲苦那是没尽的，你只听听三岁小伢都晓得哼的歌谣，就算明白个差不多。按照花骝子说，那些歌谣也有男有女。“男”的：“一天臭了鱼，十天喝稀糊”。“女”的：“嫁到鲇鱼嘴，咽的是冷饭，焐的是冷腿”。长大了我才晓得，地租和“民国万万税”，刮得我们那里地皮矮三尺，穷气冒千丈，乡亲父老实际上是全靠水上求财，一天打上了鱼，又运气好卖掉了鱼，就算一天光阴度过去了。

最能表示穷相的还是住房。一般人家都是水柳枝编墙糊上泥巴，上边歪七竖八架上“梁”，盖一层稻草，就算“华夏落成”了。砌不起砖墙，盖不起瓦屋。土坯墙没用，两三年便有一场洪水“破圩”，房倒壁塌事小，土墙把人压死了，东西砸坏了，那可是天灾人祸俱全了。就这样，人祸也不一定幸免，隔壁徐九叔的儿子小碾子，睡觉也真是会“碾”，七滚八滚，把柳条墙滚通了，便从床上掉到墙外边，小碾子可是能酣睡，呼噜又接着在屋外泥巴地上打起，第二天晚上就受凉气发起高烧，直到背了两石米的驴打滚的高利债，

才把小碾子治好了病。那两石米解放那年才算“还清”了。

鲇鱼嘴百姓穷，日月苦，人还长得不体面，秃子、麻子、驼子、瘸子、瞎子、哑巴子特别多。最可怜的是瘫子。他们一步不能动，什么事不能做，有的吃饭还要别人帮着喂，屙屁还要别人擦屁股。鲇鱼嘴地面，断断续续排着七、八十户人家，这样的瘫子，就有四个。其中的田爹爹和丁老婶子都是无儿无女的孤佬，丁老婶子是半截瘫，田爹爹是全瘫。我们这些小把戏光晓得有时饿得吃“淡水鱼”（没盐没油清水煮），吃了一口就吐，吃了一天拉稀十天；光晓得冻得浑身乌紫乌紫，看见了稻场上的草堆打窟窿往里钻，光晓得一夜大风，房子突然飞了，从梦里吓得差点乱窜进湖里；光晓得破圩了，跟着前面一个草绳子拴腰的打破锣人，往高处跑……田爹爹和丁老婶子那样的人，是怎么活下来的呢？他们在灾多祸事多的日子里，怎样“混世”呢？这一切，有时晓得些，有时就不晓得了。

两个瘫子孤佬当真是一年一年活过来、活下去的。我晓得了，他们幸亏有那“金屋”。比我大两岁的柏枝子姐姐说，金屋可好了，住进去，有人送吃，有人送喝，有人服侍；破圩了，莲花湖里的老龙王还把你接去住几天……难怪，田爹爹和丁老婶子都活得那么好。我就说，我长大了也当田爹爹，并把丁老婶子“分”给柏枝子，我们也要住金屋。

金屋那是时时见到的。有时搁在我家门口，有时搁在别人家门口，反正总是正对大门儿。搁在谁家，这人家大门儿就日夜不关，大人们进出跨门槛时，总是和金屋里的田爹爹或是丁老婶子搭上几句。小伢们这一天就和小狗一起受关照了：小狗不准在金屋边上乱咬乱叫，小伢们不准进金屋戏弄。有一次我犯了规矩，我当时心想，反正长大了我是要住金屋的，要当田爹爹的，不如进去先试试。那天正是田爹爹的金屋歇在我家门口，田爹爹待人可好，身子不能动，嘴巴可会动了，讲的“三秃子捡瓦”和“田螺姑娘”，好听死了，我们是“老熟人”呢。我就乘家里人没瞧见时，一闪身进了金

屋，接着便用屁股挤了块地方。“棉絮凳子”还没坐热，爸爸出来了。尽管田爹爹一再求情：“叶老二，可别打小闫子（我的小名），你打他就是打我！”我爸望着田爹爹挤歪了的身子，还是把我拖出来踢了几脚，又在屁股上极响地拍了一巴掌。直到今天，我想起来，都觉得腓上有一块地方发痛。

有了这么一场遭际，我是再不敢进那金屋了。不过要是我在金屋四周玩，跟田爹爹或丁老婶子讲白话，家里大人就都喜欢我。有一回，玩着，讲着，我问田爹爹，这屋为甚叫金屋？田爹爹笑得柳树枝上的鹭鹭飞得精光：“傻小子，那是我们这些残废人合伙说出来的。你瞧，我托乡亲这么大的福，这不是住进了金屋吗！”这话八成骗人，田爹爹跟我“讲古经”就讲过：有一个侂子不会打鱼，光打到螺蛳和歪歪壳（蚌），他打了一只歪歪壳就放一只，这就差点饿死了。正当他饿得快昏倒了还把最后一只歪歪壳“放生”时，那只歪歪壳变成一间神屋，从此，侂子就住进去了。里边有吃不完的米饭吃不完的肉，还有穿不完的衣服。世上就是有神屋、金屋，当我还不晓得呢！

歪歪壳变出的神屋是什么样子，我就梦见过两回。第二天玩得太野了，没“及时想想”，现在总是回味不出几平方米还是几室几厅。金屋我可是瞧得仔细啦，我用脚步号过，也用爸爸的扁担量过，正好一扁担长一扁担宽，一条半扁担高。屋是枣树木做的（这是问丁老婶子才晓得的），难怪屋上屋下那么红，那么结实。屋顶上还“耙”了一层油纸伞那号的油光纸，板壁都是桐油石灰合缝。屋里头搁一把活动躺椅，馋死人了，能仰能坐，躺椅四周有护栏。小碾子说，他要是睡进去，想滚也滚不掉。躺椅四时八节分得很清楚，春秋是夹被裹着，夏天是蒲席垫着，冬天是棉袍不象棉袍、被子不象被子“封”着。真是好！

这么好的金屋是哪个做的呢？我缠着丁老婶子问。丁老婶子可好，我才开个头，她就收不住尾：“这呀，得多谢人家皮甲长。不

然，哪有我们的命啊。民国三十三年，他当甲长那阵子，硬是领头‘出份子’打了这‘瘫子棚’（我吓死了，有一回，扁嘴皮五娘也把金屋叫‘瘫子棚’，我回家跟着这么唤过一回，爸爸妈妈就一起捆我，这丁老婶子自己怎么也说起‘瘫子棚’呢）。就是那花木匠动手打的，打得可细了；又托福乡亲们抬来抬去‘吃派饭’，这才活过来啊……啊啊……”丁老婶子讲得好好的，干嘛哭呢？我赶紧溜掉了，免得大人说我又淘了什么气。

晓得金屋是这么个出处，我在皮甲长和花木匠面前格外讨好卖乖。见到他俩，我喊得山响；要是他俩到了我家，我也晓得端板凳，递小茶壶，奉水烟袋。我指望着呢，将来要靠他俩，才能住上金屋呢。可是柏枝子姐姐说，皮甲长只做了一年半甲长，接着就坐了一年半班房，现在早不是甲长了。才不信，不是甲长，干嘛我爸爸还一口尊他一个皮甲长呢？

平时我也巴望金屋快点抬到我家。轮到我家门前搁金屋时，我也跟着吃上好的。这一天能吃上水磨糍粑，吃得上炖蛋，蒸鸡肉，运气好也能碰上猪肉，平素吃厌了的鱼虾，这天也格外有味些，油盐放得充足，腥味也少多了，绝不吃那号卖不掉的离刺臭鱼，连好价钱的鲤鱼，爸爸也舍得拿进厨房。有一回，我家都揭不开锅了，正好丁老婶子要轮到我家，我亲眼瞧见妈妈向隔壁徐九叔家借了半围腰大米。第二天，嘿，我可劲地吃了一顿白生生大米饭，把几天饿得瘪瘪的肚子，胀得胖鼓鼓的。我真盼望这金屋不要抬走了。

再长大了点，我对“金屋”的秘密又晓得多了一点。看来那“金屋”不光是瘫痪人自己喊出来的，乡亲们也有善心美意。一个夏天傍晚乘凉时，我就听到大人们又扯上了这件事。说金屋的名字取得好，又吉利，又养人心，世上顶可怜的就是残废人，你再说什么瘫子棚，叫可怜人怎么想？我参加了工作后，还在回味这里边的无穷意思，虽然仍不能全想明白，但我断定金屋不只是木板打成的……

当然，也不是所有人都象我这般爱金屋，喜欢金屋。就是大人，也不是都喜欢田爹爹和丁老婶子，扁嘴皮五娘就是一个。那天我正在老枫树上掏斑鸠窝，就见好多人挤在皮五娘大门口，在金屋四周。我慌不迭从树干上溜下去瞧热闹，只见皮甲长拉着五娘老板（丈夫），说得可冲了：“老五，田爹爹两三个月才在你家吃一天，你把这么稀的给他喝，他下身麻木，撒尿自己又不晓得，这是作弄鲇鱼嘴人的良心。田爹爹在别人家，都是干净衣裤、干净身子，一到你家，就伺候出了‘拐’。你晓得吗，你这是给我们大伙头上泼屎泼尿啊！”花驼子紧接着来上几句：“五娘省米省钱买花戴呢。戴得蜂子蝶儿撵着飞呢。那多排场，那才叫‘小大姐，年年十八岁’。”有那毛躁性子汉子们，就把那碗照见魂的稀粥泼了，又把碗攒成八瓣。五娘直哭直嚎，花驼子赶忙喊：“散伙，散伙，都散伙，五娘杀猪了，五娘杀猪了！”就有人一下子笑歪倒了，压断了院墙边刚嫁接活的一棵小梨树。又有人趁散伙时，故意把五娘家的鸡呀鸭呀踩断了腿，把小板凳碰翻进阴沟里。

这些小事旧事，晃眼三、四十年了，我也不晓得为什么，不少“大事”我都忘掉了，或者巴望忘掉，金屋周围发生的事，却是忘不掉，也不想忘。

金屋在我的记忆里真正大放光彩，还是解放后头几年。

我那时八、九岁了，晓得点事了，知道坏蛋国民党打爬了，好人共产党打赢了；知道“分果实”，我家从天上掉下来了一条大水牛，我就天天放牛。

一天，我骑着大“马”，第一回舍得用牛绳猛打“马”屁股，往那畈田里紧赶热闹。那里有许多小红旗、小绿旗、小黄旗，有许多用红土染的木牌牌，有许多人。还有那两间金屋也一起抬了过来。

“皮甲长”这时当“皮村长”了，花驼子也当了什么“土改宣传委员”，他们两人最忙，在人堆里挤巷子，话堆里打炮眼。

“让开，让开。哎，对。”皮村长把丁老婶子和田爹爹金屋前面的人群都轰开了，“看得见了吧，嘿嘿。”

田爹爹和丁老婶子朝着前面好舒服地看着。前边，我爸，徐九叔，还有好多好多人都在拉绳子。那绳子真好看，大约每逢五丈长，就结一个彩布条儿。花木匠提着一把雪亮的板斧，跟着绳子，三斧儿砍出六个木牌牌，有人就往白木牌上染红土。柏枝子的哥哥柏树会写字，还会咋咋咋咋打算盘，他就在土红木牌上写黑字……这么许许多多事，田爹爹和丁老婶子都看见了。两人笑眯了，直说，这辈子头回瞧见了这么好的事，瞧了这么一场大热闹。连声谢着村干部和乡亲们没忘记他们两个残废人。花驼子总是最会接话：“我们是穷人，你俩是苦人，穷苦人是一家。以前不公平合理，世上许多快活事，一件也不分给穷苦人。以后快活事就跟庄稼苗儿一样，都要从泥巴里——我们自己的这些泥巴里，咕噜咕噜冒出来。冒一件，就要抬你们看一件。好不好？”“好！”“妙不妙？”“妙！”“大家都来哈哈笑！”“哈哈……”

当真是笑坏了，乐坏了，害得我爹量地量错了，又得重来。害得我爹从牛背上滚到了地上。两位瘫老人，都笑出了眼泪。金屋里暖洋洋，喜洋洋。

过了一年，村上开办冬学。开学那天晚上，我和柏枝子、小碾子去凑热闹。我那时已经上二年级了，上冬学都是文盲大爷，也有小姑子、婶娘们。我去时很有点“小先生”派头，大大咧咧坐在前排。

那晚其实没上课，就是说了些“学规”。如：不准打瞌睡啦，不准纳鞋底啦，不准讲湖那边哪家老公爬灰、谁家寡妇“装”上娃娃硬性改嫁啦，也不准讲田里事，家里事。什么都不准讲，只准先生柏树讲……然后又是皮村长讲话。皮村长从挎包里七摸八摸、七抖八抖，一面大红旗亮出来了，皮村长把那红旗挂在冬学夜校的正面墙上，旗上写着七个大金字，在大汽灯闪耀下，好看得很。大爷婶娘们都把头伸到我这里，直喊着要我念念，我才晓得今晚要是在家

打呼噜就好了，因为那旗上写的“赠给道德模范村”七个大字，我只认得五个，那个“赠”字和“德”字，先生都没教过。我只好结结巴巴念起来了：“……给道……模范村”。徐九叔一拍大腿，马上笑着向后排嚷嚷：“政府评我们是‘割稻模范村’啦！”教室里就一片欢呼。高兴甚呢？我都想钻桌子。幸亏皮村长是根压台柱子，把乱劲给压下去了：“别吵吵了。晓得不？我们评上了‘道德模范村’。这大红旗可不是乡政府发的，也不是区政府发的，是县长亲自发的！县长说，鲇鱼嘴老百姓有道德，年年月月，一代一代，好生抬着‘瘫子棚’……”有人立即打断了：“不是‘瘫子棚’，是‘金屋’！”皮村长不慌不乱：“县长说，全县都要学习鲇鱼嘴，各处根据实际情况，需要做‘瘫子……’噢，需要做‘金屋’，都要做起来，这才显得咱共产党，咱新中国人民，有仁义有德性。县长说，咱们如今又要有得吃，又要有道德……”又被打断了：“这县长有品性！”“共产党干部有良心。”花驼子就说：“咱们中国江山，只有这些人才能坐得长……”皮村长见“轰”得没法，就念起了“学规”，以先生的派头又把教室搞安生了：“咱们冬学今儿正式开学，学甚呢？识字呗。扫文盲呗。学农业技术，国家大事呗。不管识什么，学什么，学出来了后，不论做官还是做田，哪个要是没道德，哪个的书就算念进狗肚子里！”最后这句话，我至今都记得，那不是讲的，那是喊的。皮村长还狠狠一拳头砸了桌子，我在前排看得清清楚楚，那桌子有一块木板给砸裂了。

花驼子是第一个念冬学没念进狗肚子里。那时成立了一个乡戏班子，要演新戏，戏名叫《王秀鸾》。老戏好多都看过，苏三啦，秦香莲啦，秦雪梅啦，蔡鸣凤啦……都晓得，就不“认”得王秀鸾。丁老婶子的金屋恰好那天搁在我家大门前，她几次嘴咂咂地问我：“小先生，我都臊死了，‘王秀鸾没当过丫环吧？丫环最可怜。王秀鸾今年多大了？她家住哪？’”“小先生，新戏怎么唱？是不是‘倒七’（庐剧）？”我哪晓得呢？恰好花驼子路过，花驼子帮了我大忙：“丁老婶子，别急，我晚上告诉你。”结果那天晚上村戏正要开台，大

人挤小伢叫的戏台前面的草坪地上，突然出现了一条人巷子，原来是花驼子背着丁老婶子看戏来了。一步一步，走得稳稳重重，背得顺顺利利。丁老婶子就笑，就擦眼水。我爸，徐九叔都挤到跟前，少有人地喊着才二十出头的花驼子“花大哥”，都要抢着来背丁老婶子看戏。花驼子说：“别，别。不见我是驼子吗？我驮丁老婶子看戏文，老婶子身子骨舒服。老婶子，是不是？”……那晚看的“戏”啊，好多人都看得感动地哭了，就是哭花驼子呗！那晚我敢说，花驼子比王秀鸾都要“英雄”、“伟大”。

我不上冬学，我在村学堂里，书也没念进狗肚子里。我跟小碾子勾指头订下了，每天早上太阳出山，我们就去“搭桥”。这桥是一块门板，我们圩里洪水多，田埂大路，“田缺”冲洗得又宽又深又光溜，不好走。每天早上，金屋换户头，都要两个壮汉子去抬，这是抬人啊，抬可怜的残废人啊，要格外细心的，所以遇到大田缺就要“搭桥”，怕闪失了。这搭桥我和小碾子一直搭到念完高小，我们俩都评上了“优秀红领巾”。不骗人，少年报上还登过呢。

徐九叔念书是最不中的，总念不会。有一回，冬学先生柏树教着：“工人，农民，都是一家人。”九叔第二天被点名背这篇课文，他憋了半天，头皮一抓背出来了：“公人，母人，都是一房人。”笑断了几条板凳腿。九叔从那以后，就脸红红不上冬学了。九叔不念书，九叔也不是“狗肚子”。我记得最清楚：五四年五月发大水，二坝破掉了，三坝破掉了，我们鲇鱼嘴跟莲花湖连成一片了，一片白；就剩下屋脊和树头，树头上，一条一条蛇，捆得象草绳子；屋头上，蹲着鸡和狗，水上什么都有，漂着死人，死狗，盆盆罐罐，箱箱柜柜。这工夫真是死的死，活的活，遭难的遭难，发财的发财。徐九叔有两条小渔船，一船装人，一船可以把粮食和家里稍稍值钱的东西装走。他不，一条船装了一家六口，剩下那条船就装上了丁老婶子和她的金屋。那场洪水，洗得他家不剩一寸纱，一粒米。那也用不着讨饭。你瞧，水退掉后，县长都来看望九叔，政府又送钱，又送布。鲇

鱼嘴家家户户，你送一斗米，他送一坛子菜。扁嘴皮五娘后来懊悔死了，埋怨他老公要不是用船捞什么木盆、马桶、箱子什么的就好了，要是去装金屋就好了。

大伙儿挂着金屋，卫护着金屋；金屋也“保佑”大伙（我们小伢搞不清甚物叫“保佑”，反正徐九叔初一、十五这么念叨的）。九叔说，金屋保佑着鲇鱼嘴人世世代代不当土匪不当娼，不出贼臣逆子，不人象狗样，狗象虎样。

“狗象虎样”，不得了。那是一辈子记得的，心惊胆战的。“人象狗样”，新、旧社会我见过，比狗少一条尾巴，比人多一副狗肺，给动物学家带来了一道无法分门归类的难题。而这虎样儿的狗，狗样儿的人，我最早是听田爹爹躺在金屋里说的。我们那时只晓得听故事开心，田爹爹又是什么故事都会讲，讲得人哭，讲得人笑，讲得人睡不着觉。特别是听这个故事时，我们更起劲，更动心。我们不是都害怕长了“狗肚子”吗？

实际上，我晓得田爹爹讲这个故事的真正用意，还是父亲当晚对我一番开导才清楚的。父亲说：“你们把田爹爹缠苦了。他今儿流的泪水最多，伤心太狠，又动手连连比划，又是讲了一天没关金屋门，他那身子骨挨不得累，经不得风，受不住伤心，老人现时在金屋里发烧了。田爹爹这场病是为鲇鱼嘴下辈份人害的。他总说乡亲们待他好，关照得细，他没报应，不能动手动脚，就想动动嘴巴。总是说，鲇鱼嘴照应他这个老的，他要照应鲇鱼嘴小的。记住，不要光以为我们养活了田爹爹、丁老婶子，世上真正立得住身子的人，都是互相‘养活’的。要记住这么个理。更不能只记田爹爹讲的那个故事……”

父亲讲的这个理，至今记得。田爹爹讲的那个故事，岂止不忘？我滚瓜烂熟“背”给了好多朋友、同事能听见。

田爹爹的故事是这样的——

鲇鱼嘴东北边有个米汤圩，那圩早年叫泥鳅圩，四十年前才改

名的。那地场肥得很，也跟我们这里一样，就怕破圩发洪水，那地场是出名的“十年九不收，收了一季，狗都不吃肉”。许多庄稼人，又想在那里开圩栽稻，又怕遭灾，都心痒痒的，又手搓搓的。有一对小夫妻，年轻胆大，管它破圩不破圩，栽了三十担田土的秧苗，两人商量好，收了吃肉活着，淹了投水死去。碰巧这年大旱，岗上十成收一成，圩里十成收十一成，他们一下子收了上百石粮食，发了财。第二年荒春接苦夏，借一石还两石也借不上债，岗上饿死了许多人。小夫妻的女子爸爸也住在岗上，老人头年遭大旱，这年格外下劲兴庄稼，眼看绿雾雾的好秧苗抽穗扬花了，再有三天就灌浆了，就在这时，全家都饿倒了。老人背了个口袋，去找女儿女婿借债。这两个小年轻可不象咱鲑鱼嘴人，心窝子又深又黑，眼珠子又贪又狠。他俩晓得圩田保不住，说破圩就破圩，说破财就破财，他俩早就想在岗上占一块田土了。两人一挤眼，好作孽，小女人唤来他们家的大黑虎(狗)，看着她爹来了，朝那路口扔一块透熟的大肥肉，大黑虎呜呜冲上去了，闻了闻，舔了舔，又呜呜退回去了，真是“收上一季，狗都不吃肉”了。老人本来就是饿得走一步摇三摇，也晓得女婿女儿坏，不是实在没法子，他讨饭都不上这一方的。肚中饥，心中苦，十来里路，把他一生都走完了……快要到时也快要倒了，这时就瞧见那块狗不吃的肥肉。老人一点没想到脏，也不晓得恶心，只晓得好闻得很，好吃得很，加快步子，要吞那块肉了。可怜，四、五天没吃上一颗食，他只能晃着走，他哪能跑？就两腿筛糠栽倒了。饿汉不晓得饿汉子饥，栽倒了他也往前爬，栽倒了也要抓那块肉。他爬呀，爬呀，爬了好几步路了，那黑虎又倏地冲回来了，一口就咬住老人的裤脚。老人跟着也过来了，还一脸亲热：“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快回家坐。”手扶起老人，脚把肉朝路边踢了踢，虎一样的黑虎也不晓得亲热，它走了老人两眼还在直瞪瞪瞧着的那块肉。几番折腾进了屋，女儿又是端凳子，又是烧茶，又是扫地，又是抹桌子，又是装水烟袋，又是……就是迟迟不见去弄饭。好容易捱进了

厨房，又两个时辰过去了不见女儿出来。可怜老人等不得了，老人嘴角饿得冒白沫了，老人快要死了。老人每听到女儿在锅房里弄得菜刀响，就象是剥自己肉，就更心痛，浑身抖。老人闻到锅房里米香，就肠子绞，肚子叫。老人的声音微弱了，“女儿，把米汤先给我喝一口吧……”黑心女婿马上跑进锅房里对女人说，时候到了，可以“开饭”了。就男的端饭女的端菜，端在手上就是不搁到桌子上。原来他俩要老人把岗上那块田土连同青苗“卖”给他们才能吃饭，卖契早写好了，只等老人按手印，按了手印不但开饭，还给一石大米。可怜，老人晓得，他那田里的稻子比哪年都好，他那稻子再有三天就有浆汁，就可以捋回来磨糊糊，再有三天……全家也不会剩一个人了。老人颤啊，颤啊，颤出了个血红血红的手印。

田爹爹讲得哽住了，田爹爹哭了，我们这些围在金屋四周的小伢们也都哭了。田爹爹精疲力尽，瘫上加瘫了，嘴唇只能抽搐，不能说话，我们幼小心灵第一回发生颤抖。田爹爹讲不出声音我们就讲，我们说，我们到米汤圩去，把那两个贼男女一拳打死！我们说，我们要把那位老爷爷接来，叫我妈做好多好多饭给他吃，吃得饱饱的，饱饱的。我们商量着扛上柴片，背上砍柴斧头，把大黑虎斩成八大块……我们最后商量定了，哪怕再“别”，尿尿都不朝米汤圩那一方。活到一百岁，我们只喜欢我们鲑鱼嘴。

……“哽”了好大一会，田爹爹又哑着嗓子说了。田爹爹说，可怜的老人按了手印后，把酒碗泼了，换了一碗米汤，为了记住点什么，他把米汤喝尽了才去吃那五天没吃上的饭。颤颤巍巍把一石米挑回家，家里人全饿死了。老人从此屋里无人屋外无地了，老人就只身讨饭了，老人就到米汤圩去了。哪晓得祸福无常，那年头军阀走马灯，你打过来我打过去，有一支军阀队伍开到米汤圩，这个军阀笑里还假仁假义充孝子，说他抓丁，尽孝的独子不抓。他们就把米汤圩里那个小歹男人抓了个兵差。那歹汉子说，他是“尽孝独子”，说他有个孤佬老岳丈

全靠他这个“半个儿”照应。军阀就把老人喊来“对质”，老人说，他无子无女，是个老光棍，说他不认得这个小男人。那个歹汉子挨了几皮带，一绳子绑走了，后来就在外头吃了枪子儿了……我们鲇鱼嘴风水好，我们鲇鱼嘴人心也好，不象那“人象狗样、狗象虎样”的米汤圩……我们鲇鱼嘴小伢也个个懂得事情懂得理，个个长大了，都是鲇鱼嘴的好人，不是米汤圩的坏人，是不是？只听见花小木匠（他是花木匠的儿子，其实不是木匠，是我们“娃娃头”），代我们听故事的小伢们“回答课题”：“是。哪个不是，就……就吃枪子儿！”许多年，许多年，我都仿佛听到一种特别的“枪声”，我都告诫自己，警惕自己，不要吃了“枪子儿”！

那年头，真叫有标准，有水平。我们鲇鱼嘴日月真叫过得有味。真叫饭吃得香，觉睡得香。强大的怜悯弱小的，弱小的祝福强大的。说不上谁是爱，谁是被爱，关怀者本身又是被关怀者。不说别的，就说金屋，我们鲇鱼嘴人在本县不管走到哪，别人都拉吃饭，请喝茶；你要是不吃不喝，人家就怪，说你们成年累月好仁好义，金屋养活残废人，我们表示一回心意，可不能“擦脸”。我也够光彩的。五六年，我考上县立中学，离开鲇鱼嘴了，进县城了，住校了，吃食堂了，我家经济状况不算差，可是听说我是鲇鱼嘴的，每月还是给了个“乙等助学金”。

我们的社会，我们世道，多可爱。我就写了一篇这个主题的作文，评了个九十九分。后来我想了想，八成今天当作家，都与那个“九十九分”，都与那金屋，有着好多好多关系吧？

晃眼十多年。离开故乡十多年，离开金屋十多年。这中间也回去过两趟，都是出差乘便，三日五日，又要启程。匆匆行色，忙忙往返。直到“文革”停产闹革命时，反正打了个“逍遥派”，索兴溜回故乡好生逍遥逍遥，打算好好住一段时日。

爹苍老多了，娘也苍老多了。见到我，也变了，不象以前那两